

C



澹生堂外集

宋賢襟佩

山陰祁承燝偶拈



太祖遣曹彬潘美往江南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
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
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
太祖駕馭英雄只在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一語
則潘美自不敢各行其志安得所向無功

竇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獻王專政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早負

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臣
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
能作宰相然亦不請珠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
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
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
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
州之行

儀之保全舊臣不爲無見但張酒引滿之語胷中
猶不能無作相一念在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
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
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
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宴飲當時侍從文館士
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游息
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
選東宮官忽內中批除晏殊執政莫喻所因次日進
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
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

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游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元獻之品不在不習爲燕遊在質任自然絕無矯世取名之念所以爲高不然只以一貧自持亦何足深尚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且畧不辨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此事在文正還以實對爲正若王冀公真所謂枉做小人矣

范文正公令畿邑衛士縱馬踐民田公捕杖之校長轉申樞密院有旨勅下申中書公曰固知衛士非邑令所敢刑然養兵出於二稅牧馬侵食民田稅將何

出縣令職在養民安得坐視章出特免罪仍令畿邑
兼勾管牧民自公始

夫念小民而懲武士此一能吏饒爲之不必文正
也獨難公一片實心素孚廟堂章出特免罪且令
兼勾管一縣令舉動如此何至有掣肘結約之嘆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
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
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圖
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
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及妄
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時宰錄
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
有此迹不可泯也

如此格外舉動可慮不特在變亂是非

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
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
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
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

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
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荅曰彼詐我誠雖弊何傷
且不恐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斬者愧之

夫萊公儉素乃爾然當時猶謂其自少富貴不點
油燈夜晏劇談燃燭達旦卽溷厠間亦燭淚成堆
且以鄧州花烟蠟之名爲公所傳造何奢儉之頓
殊乎總之奢則畢奢儉則畢儉天下未有外奢而
能內儉者公之所累或在於此

錢樞密出守河橋詰王沂公爲別公酌酒餞之錢曰
惟演身列將相不爲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在
中惟公憐之公荅曰相公才用闕闕豈曾所敢望然
曾忝冠宰府僅以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
惟演才識不茂實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揚歷中外
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魯之才不及公而猥當
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縉紳之士畏公而不畏魯也
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
有日矣

沂公之言誠切中時情然亦止道得一半夫接人

不可使人畏律已不可不使人畏如以模稜媚世
於仕爲巧於身爲拙矣

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公嘗爲宰相
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
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
夫祁公之無嗜人所能及其衷底了無蓋藏不可
曾及也非名根剗盡不肯爲此語

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
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
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
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
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廷所信故得
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
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素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
禍爾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夫能合於中則非毀方瓦合矣慎毋誤視正獻之
言爲作縣譜也

李文靖公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

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壞
壁公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其夫人戒守舍者勿令
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
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
第未嘗荅維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
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
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
豐屋哉

夫士大夫惟緣累獨淺者便能以入世爲出世若
文靖於眼前事不能動其一念此真學佛作家非
特頗通釋典已也

真宗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
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
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知
帝感嘆卽賜其家白金五千兩
宋人臣於身故之後尚能以清白感動人主其當官
更有何事不能行其志乎

韓魏公嘗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
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校之則自
小矣又謂小人之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
不能加諸人可爲善處矣蓋公每於小人欺已處雖
明能燭奸然往往默受未嘗形於辭色是以終公之
身小人無可修其郤

然魏公他日嘗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
器其爲宰相判河陽縣與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
言辨別君子小人之事則公正氣剛傷又豈以一
味包容兩面向人者乎

呂榮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
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
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與之尹召其子
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
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
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天下人皆欲以未嘗之語
未榮陽公此言真可醒曠末世不特一槩抹煞人好
處只此無好人一語更自任爲憂時感世之意

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言其兩鬚亂未世不替一髮於燕人攻公之意不但在函蓋天下人誠恐以未確之語玷人一生言無涉人亦何心少跡夫人皆何意哉王文正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日者上書言宮禁事上怒藉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

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戆特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免罪者衆

文正始以已所占問進以身爲救旣至中書悉焚所得書公每事皆有機畧此之謂仁術倘使徒抱長厚之心亦何能回天乃爾

陳文惠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

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黜
一下吏

馭下欲不黜一人惟嚴肅乃可不然法玩而易窮
韓忠獻公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
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
所况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二千
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乎人真宗
聖世錮人凡有血氣定所不忍獨以大臣成心未
化不免假手雷霆忠獻只以一片空明境界如造

當化生機真欲蟲魚草木皆得其所
丁晉公在上前仁廟因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荅
上作色曰叵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
一言則蓋粉矣

晉公之意或別有所爲其用數挾術未可知然其
言自是長者之言
至道初呂文穆公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
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
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

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夙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亦且不聞蒙正之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

以文穆之品望上猶以目穿望復位爲疑安得不輕朝士乎昌言之對正不可少

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卽汎瀾涕泗

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

昌言能爲呂文穆正色婉語以動人君而肯自爲涕泗汎瀾乎若水之行正見昌言不足取信故以身樹之的耳

呂許公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

末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
遽使人追還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此於包孝肅行已之常亦無甚奇特而許公則深
得宰相注意人才之體

呂文靖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
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
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
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燮輔知無不
爲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爲之救禦

文靖惟知無不爲直以此身爲宗社安危所寄自
不宜潔然求退不然出處大節未便可以虛名視
之

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使人告王文
正公曰遭逢最久今欲出一使相望同年主之公大
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辭
豈得以此私有干於人仍亟往白之萊公不樂後上
議寇準令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三十歲已登樞
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之使相令當方面其風

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明日降制萊公捧使相
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
此命上曰王旦知卿具道公之言萊公出謂人口王
同年器識非準可測

夫萊公非無品者要以早歲登朝生平未嘗涉冷
淡境界故一時識見乃爾不然豈有要望於功名
之人而能從容談笑處使命危疑之際者乎然文
正所以處之者終是安頓萊公法門不爲無術

仁宣聽政時英宗以驚疑得疾兩宮之隙漸成韓魏
公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公曰此病
故耳病已必不爾太后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
於舊窠尋兔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公不動曰太
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魏公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
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如忌昔溫
成驕恣太皇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
不能忍邪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公曰此事何獨
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公復進曰仁
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

稟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
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誰
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魏公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
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
孝豈其餘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
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今恐陛下事
太后未至父母未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

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

王沂公與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王文正公乃
托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忠獻公時在門下見之
一日以此白公曰韓郎未之思耳王薛皆李之壻相
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
行答以何辭執政之大忌也韓乃謝曰非億所知
卓哉文正之見也士君子謝絕不可行之事易惟
事屬當行者而人有所干請則從違之間反費籌
度固知文正之意深遠矣

富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
故爲此欲置臣于死臣不足惜奈爾國事何仁宗召

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
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
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奸
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其忠直如
此

夫晏文獻爲富鄭公之婦翁卽不得不爲夷簡稍
寬一着實非黨邪若鄭公則剝膚之事不得不迫
一切耳然亦嫌東狀少情矣

章聖卽位萊公守青州上想見之會遣中使巡撫山
東因令問公安否且促取朝見表萊公再拜謝曰陛
下幸不弃臣朝召而夕行也要君之章實不敢上旣
而召還遂領相印

公觀此則萊公斷非患德患失之士使相之求定自
有說
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皇帝長立
別有處分呂文靖卽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
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
禍之道以勸戒焉

若文靖者識慮真深遠矣文穆稱其有宰相才有以也

王懿敏公言王武恭公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卽命宮臣錫王德用所進女口錢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畱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此非獨諫者難聽諫者更難割人主之所愛至今泣下非信在言前者豈能及此

陳忠肅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托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况以訐爲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

陳肅公愛君之心且不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况以宇宙所必無之事古今所未見之言入告使人

主視臣下爲何物乎不特惑其聰明且啓人主之
機心機事者不淺

傳簡獻公嘗論事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曰
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
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
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
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直是公議

王介甫熙寧初召還初侍經筵講禮記至曾參易簣
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床第之間君子以仁行
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詞天下之害
未有不由于且止者也

只此一語介甫相自見

劉元城論事極有識嘗與門人論金陵三不足畏之
說爲萬世禍或問有何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
世先生曰安得絕之但著論明辨使天下後世聞之
自不敢從譬如毒藥言其形色食之必使殺人則後
世人見之自不敢食然旣不敢絕又不以告人誤食

之禍尤慘

如此議論甚徹而意甚平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耻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史五傳而

得王太傅

夫二公文以六經者同特在正進術進之間趣途稍異流弊至此士君子進用安可不爲天下後世慮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爲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疎者且自謂平生之所用心人鮮能見之遂述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

故以告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
要至爲宰輔還政退居畧相似焉

於此不特見祁公能識鑒天下士亦見其能鑪錘
天下士不但見其遠度亦可覘其深心

高郵知州晁仲約以金帛牛酒遺盜盜卒安一境事聞
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正在政府富鄭公爲樞密鄭
公欲誅約以正法范文正公欲宥之爭於上前范公
曰遇盜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當誅然爲兵械具足
者言耳今高郵無兵無械且小民之情得醪出財物

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
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旣而富公愠曰當今
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
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
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
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
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
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欲出守
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

徬徨不能寐繞床嘆曰范六丈聖人
夫鄭公之意在重法文正之意在酌情然而文正
之意深遠矣

宋太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詩刻
於石韓魏公畱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旣成各有
勸公墓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
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
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

此與李文靖日奏四方水旱盜賊之意相合韓絳
表進之意恐更有別途非止無識也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旣受命先見樞府已而
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
王事第二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
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
及其事則以其辭對辨某事則以其辭折祝唯唯而
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此
教答之夏人聳服

如此乃是宰相才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荅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魏公之論介甫更平非獨有先見也

司馬文正公力辭樞密獨以書喻介甫往返再三猶幸文公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與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文公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之先知

夫文正知惠卿之奸不難難在誠心開喻介甫一片與人爲善之意耳

曾簡肅公爲諭德時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問所聞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在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旣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此與晏元獻之意同然易服微行是亦不可以已乎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無所不至及貶海州有大猾持厚貲入京師以能殺公意達惇不數日薦上卽改秩除本路運判官其人飛馭馳驅至公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持後事公色不動畱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

我死死卽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五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人之定力至死生之際方爲得手大猾之自斃元城不爲喜色易也獨能酣寢於家人號泣之時非超然死生之外者不能

元城先生貶官日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且以遠屏自全者公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脩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溫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通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劫

公東來以之動民奈何公笑而不荅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爲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
卽兩先生之言因知君子涉世胷中有一段素定處此之謂無入不自得

劉元城嘗語人曰某旣謫嶺表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烟瘴之城惟絕嗜慾可以不死自是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

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画像於臥床中且已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卽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耳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元城之意自比彭澤而以右軍視清獻也夫元城當下劃然一斷百斷固是倚天長劍手若清獻之用對治法直是習氣濃淡不同不可謂清獻便弱於元城

劉元城嘗言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司馬文正公
畧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
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耳而諸人輒溢惡
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
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
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
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
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師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毀
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術
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
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奸邪如盧
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
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
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嗟乎譽人而失其實與毀人而失其真徒以進言
不售責之君父令人主將安取衷哉且自古曾有
弘羊林甫杞莽而合爲一身者乎恐造物亦不易
生此人

李繼隆與盧之翰有隙繼隆方承命討虜而之翰適
爲轉運使乃誣奏轉運使故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
中使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玘及其
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
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
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旣食
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
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
朕所以擢任以爾賢耳乃不才如是邪尚在此安俟
對曰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衷不
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
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
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上意解乃召呂端
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
副使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若水犯不測之威爭三運使之誅其事易忍錄事
之詬全富民一家之命其事難何者若水已受主
知爭之益見其忠至僚屬相猜之際非一段真誠

乎洽人已鮮不及累

曹穆公自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曰誰可代

瑋者且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卽以及知秦州衆議

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
億以衆言告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
有屯任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
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
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
於京師億聞之復見且而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
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才器乃如
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
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
常也烏足以爲異且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夫以曹
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
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
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
已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王此用人第一義宰相所當熟知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常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謂一斬一叱誰爲高手總之當機貴迅臨事貴詳未可以二公之言便分優劣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衆於大門始出衆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譴

雖然當日倘下馬三呼而謹不止則乖崖何以應之後有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魏公之意甚遠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帛上以示王文正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妙在次年仍捐所借更見朝廷駕馭敵國之體
趙德明言民饒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
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文正公公請勅
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
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

文正此舉旣度德明之必不敢來而又令有司實
實具粟於京師使德明聞之知不以空言籠絡自
然愧服不然只以術馭亦未便爲朝廷有人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
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
爲朕守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
將不如福將臣觀叅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
爲守於是卽時進熟勅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
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
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
放朝叅便宜卽途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
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公荅曰參政勉之
回日卽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

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騎退乃召爲次相

此蓋萊公逆知虜勢在必退欽若福祿未艾故以此爲籠絡冀公之術不然四郊多壘尚駸駸逼乘輿而乃取終日危坐之人以克之不幾以國事爲戲哉異日孤注之言萊公實有以致之矣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轡旣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而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尤見深心遠慮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

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被謗而出今當愈
畏慎矣富弼項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
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與其進用而已有所利
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
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
陛下所宜深察

莊敏此論甚徹

英宗深知蘇軾才試制科後卽欲授知制誥相國韓
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

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
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
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
與修記注如何韓公日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
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
爲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韓公此舉非但得用人之體其鑪錘子瞻處亦是
曰不淺只使天下士莫不畏慕降伏一語便盡子瞻

溫公薦劉元城克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游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溫公此意僅可行於元城槩以此待天下士便墮

人術中

仁宗問王懿敏公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撫然有間曰惟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廷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夢卜矣

卜相之詢人所難言恭懿之對可謂簡而盡婉而真非平日大有經緯者不能卽此可爲對君之法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之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魏公之語出自嘔心然使韓愈真無益於唐則宰

相豈姑試之物此語要未可令人主深思

孫參政忤爲御史中丞薦唐質肅吳中復爲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而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孫公亦只是推重二賢未便以此自滿不然天下事當爲者安得止此

王沂公當國屢薦呂許公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旣以許臣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

沂公薦賢真如飢渴即許公漸不相叶亦見兩賢之無私矣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極宰相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爲不

可遂于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
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
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

夫忠宣之剛正豈有愛於蔡確而要於國家所不
經見之事徃徃不可開端非特不可以語言文字
罪人也

熙寧二年富文忠公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
張文定公留守文忠來見坐久之文忠徐曰人固難
知也文定曰謂王介甫乎亦豈難知也皇祐間方平
知貢舉或薦介甫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介甫
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
此未嘗與之語也文忠俛首有愧色蓋文忠素喜荆
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好云

鑒人自當以文定爲法

唐質肅公謫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太
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入焉及分珠事覺奏方入仁宗
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人臣能使生平節操見乎於人主若此何患其言

之不重。韓忠獻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相厚者俾諸子坐于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托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得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位試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將何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此不特見忠獻公義方之肅亦見其精神無地不注不然西京疑獄相隔千里安得便知至于持國不特令子亦稱名臣知有義方而托疾不赴何耶。如此深思亦何足尚。

高瓊有子十四人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漸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與諸子

論蔚昭敏李斌之爲人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瓊曰
吾嘗與此二人者善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
衆之所非吾之所取也

夫瓊起行間而定力卓識能不隨俗爲可否真所
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吳庠之子賀其母謝氏素有家訓一日賀與賓客言
及人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
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
三後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
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謝所引白圭之意固善要亦鍾愛特至之情耳使
以是語施之于陳咸不幾令頭觸屏風乎

司馬君實與范景仁兩公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
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卽兩公亦相得甚歡各自
以爲莫及嘗曰吾二人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人
亦莫敢優劣之者君實每語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
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論鍾律則反覆相非終身不能
相一君子以是知二公非苟同者

兩先生固千古人豪豈復有苟同之念但不知當時事關宗社所見不同更有大于鍾律者否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于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借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于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患者氣峻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每見前賢鑪錘人若此

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爲小吏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求聞達于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返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此所謂嬉笑之餘甚于嫚罵然但曰焚之則真札

之尚存者未可知不如直以原帖付還尤足令其
愧服蘇軾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
草簿數日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卽
書率以爲常其書字皆真謹宋此不特見公樂善之誠亦是陶鑄後學之法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爲果州戶曹有稅官無廉稱同
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冀其或悛
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貪墨

狀于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某字號某篋皆金也
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伺其行則于關門之
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爲之恐戶曹受
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
奸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
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當無自
白不則早爲之稅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
序旣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
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衾也郡

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也

希穎之舉近于曲意示恩然能以大義責人于先人不以德色加入于後終不失爲君子李文和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文和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此與解朝士與日者往還書同一機軸而亦見文正素望足孚人主故每每不憚以身爲解有孚盈缶吾願相天下者以此爲法

石徂徠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于夏竦尤極詆黜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耕枿之句頌出太山孫復謂石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石在指名遂罷監事謫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石學于是夏英公言于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

編管介之子于江淮又出中使與京都部刺史發石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石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石屍在未嘗叛去卽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夷簡曰石之死必有棺殮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于舉棺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勘問之苟無異說卽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視石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棺殮昇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石妻子還鄉而世以夷簡爲長者

呂許公處分數語其保全徂徠者小而維持國體者大卽此可計其宰相才事且與蔡元帥異致對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自大名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

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與軍事如刈西陲轉運會如此是文正猶爲許公所容矣然相臣之體自不得爾恐兩公易地則皆然天章閣待制彭汝礪在臺諫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爲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

相至得罪則近于矯矣

趙康靖公與歐陽文忠公同在館及同修起居注康靖性厚重寡言文忠意輕之及文忠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康靖爲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康靖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文忠甥嫁爲文忠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文忠文忠時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文忠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康靖乃上書言文忠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

之事轉加汚讒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
惜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康靖亦淡
然如平日久之文忠終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執政
私曉譬康靖令求出迺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
翰林學士康靖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奏
雖不報時論美之

康靖公固長者要以歐公真有心服康靖處不然
匿怨而友左丘明耻之
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聞傷舍泣聲甚悲公詰其故傷

舍生歛吁不欲言久之乃曰頃以某事用官錢吏督
之急鬻女于商所以泣訣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
義愛離色衰則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
傷舍生蹠曰不意君子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
不獲一錢猶愈于商人數倍然僕已書券納值不可
追也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傷舍
生然之公卽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
且登舟矣俟君于水門之外傷舍生如公教商人果
不敢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傷舟人

則曰其舟已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此事公
家乘所不載謝逸嘗爲公記其事

夫與錢不難與錢而不納其女爲難不納女而示
之納女以安其心則尤難觀此則魯公生平經濟
亦可想見但以一布衣游京師何以便有錢四十
萬在橐中尤見魯公作用手人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巳至僕妾皆治于
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
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其故

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于妻孥者吾欲使
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
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于吾
亦一佐也
前輩嚴于出處每致意如此

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于胡安國公曰子發學易二
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
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
則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其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于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文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浮世利名真如蟻蠓過前何足道哉

未出處謀人終是名根未淨非真有蟻蠓過前之見亦安能內斷于心

呂申公與司馬文正公進退稍異時有優劣之見或問二程先生先生曰正不如此呂申公世臣也不得吾輩中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肯爲我

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官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韓公之見深遠矣其平昔嘗以心斷事如日與月
韓夫士大夫固當使朝廷知有不愛爵祿之人然不可使朝廷知有不愛君父之意倘人主知我輩之公出就止爲身名上起念卽高蹈自處于國何益申

范忠宣公在隨幾一年素苦日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

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
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
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
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
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
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後法
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
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
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公之不肯温公恒人能之若一以議後不合爲言
不但爲名教罪人抑且爲章惇所笑特其顛沛患
難之際處之怡然幾于了然生死矣

龔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爲戶部尚書門
人問曰公擇文士恐于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
廷急于言利久矣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
且息貪吏聚斂陪尅之心

夫能息貪吏聚斂陪尅之心則裕國之計正不
賈魏公朝冒畱守北都仁宗時張安道以河朔歲有

河堤國信之勞爲請免權鹽仁宗卽批牘後令河朔
軍民並令免權比聖諭至魏公卽刻石于府園騎山
樓瘦木亭上及賈公再守魏而提典刑獄薛向密奏
乞行權法託以他事入議朝廷許之賈公具知其計
及其還置酒邀之中席引至騎山瘦木亭相對酒五
行無他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權事
賈魏公不爭權法之非而直令提刑自見石刻而
忸怩中止不動聲色地方默受其賜此之謂大臣
之局

宋賢雜佩終

程